



多伦多市中心举行“声援诉江大潮”真相长城



【明慧网】海内外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（简称诉江）的刑事举报联署行动持续以云涌气势高涨不辍。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四点至五点半，在市中心的 Yonge 央街和 Queen 皇后街交界，举行“声援诉江大潮”真相长城和举报江泽民征签活动，截至当日，多伦多已有五千多人签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，并希望尽快把江泽民绳之以法，结束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。

十一月九日下午四点至五点半，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 Yonge 央街和 Queen 皇后街交界，举行“声援诉江大潮”真相长城和举报江泽民征签活动。

多伦多繁华的市中心有大银行、金融公司，这些主流上班族的民众在下班路上驻足了解真相，签名反迫害，有的直接就走到法轮功学员面前说：“我都知道了，我要签名”；有的表示，谢谢给我机会能支持你们；有的表示想捐款给法轮功“诉江”；有的说：“江泽民是来自地狱的坏灵魂”；有大陆移民说：“江泽民不但要下地狱，还要下油锅。”

Mara 是一家大公司的秘书，刚办完事经过活动现场，她停下来跟法轮功学员谈了很长时间。她表示她了解法轮功：“法轮功是告诉人们如何做好人，如何积极地生活，给我的感觉很好。”

江却发动了迫害法轮功，还邪

恶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她含着泪水说：“这么邪恶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，当我第一次听说那个‘活摘’事件时，真的很惊讶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！”她说：“江泽民是来自地狱的坏灵魂！”她毫不犹豫地征签表上签了名。她并说：“我平时看到都是一些老年的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给人讲法轮功真相，今天我看到这么多年轻人都来了，我很为他们高兴。我非常有兴趣回去学法轮功。”◇

他含着泪水说：“我能走了！”

【明慧网】【天津来稿】这是我最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。

一天晚上，我到医院讲真相。院内有一个男病人坐着轮椅还打着吊瓶，身边有四个年轻人护理。

我上前搭话，询问病人的病情。这个男子自称喝酒喝的半身不遂了。我问他，听说过三退保命吗？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。他说他入过党，但不想退。我就给他讲了中共暴力夺权后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系列的滔天大罪，六十年中就造成八千万国人死于非命，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！特别是迫害法轮大法修炼人，

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，高价出售牟取暴利，犯下了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，天理不容。上天一定要灭它。如果入过党、团、队组织，宣过誓，当天灭中共时，你不退出就会成为它的陪葬品。

我说你现在身体都这样了，还想着中共不放，它能救你吗？赶快退了吧，退了会得到神佛的护佑，病会好起来的。我问他：“怎么样，还是退出来吧？”这时他点头同意了。我帮他另外两年轻人取了化名退出了中共党、团、队组织。

这时，其中一个小伙子突然指着病人说：“你站起来走走。”我说：“你

站起来，一定能走的，因为你真正明白了真相，会出现奇迹的。不用别人扶，自己走走看。”

他不太相信，用迷惑的眼神看着我，我肯定地说：“你能走！”这时他试着站了起来，一个人给他拿着吊瓶，他慢慢走下轮椅，一步一步的走起来，在场的人都给他鼓劲，喊：“走！走！走！真能走了，太神了！”只见他眼里含着泪水喃喃说：“我能走了，我能走了！”这样一直走了大半圈，有几十米远，这才又坐到轮椅上。

我告诉他：一切都是我师父给你做的。师父救了你，这回你相信大法是佛法了吧？

当时他们几个就让我给演示法轮功的几套功法，说想学功。◇

两次被劳教 遭抽筋等折磨 李来防控告江泽民

【明慧网】现年46岁的河北省定兴县农民李来防，于2015年6月16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，导致他两次被非法劳教、遭野蛮灌食、抽筋等折磨，九死一生。李来防要求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江泽民的刑事罪责，将其绳之以法。

以下是李来防叙述遭迫害事实：

1996年，我的父母修炼法轮功。很快，母亲患的抽风、癫痫、胃病、失眠等病症消失的无影无踪。父母原来脾气暴躁，修炼大法后，两人的脾气都温和了，家庭气氛变得和睦温馨。而我因患胃下垂，天天痛，医生说不好治，只能靠保养，不能干重活。母亲劝我炼法轮功。结果一个月后，胃下垂症状不翼而飞。

1999年，江泽民利用权力、成立非法组织“610”，操纵媒体、政府、公检法疯狂迫害法轮功，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亿万法轮功修炼者使用“杀无赦、名誉上搞臭、肉体上消灭、经济上截断、打死白打、打死算自杀、不查身源直接火化”的灭绝性政策，甚至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，导致近一亿人遭受迫害，造成社会道德急速下滑，司法混乱和黑暗。

1999年7月20日，我和同村同修去北京讲真相，在前门被前门派出所绑架到丰台体育场，傍晚遭到警察殴打，被强行塞进车的后备厢，关押至廊坊看守所，在那不让炼功，遭到谩骂、殴打、还把手铐铐到地环上。后来绝食7天、被定兴公安接回。被关进定兴看守所30天，当时母亲被强行勒索1000元现金。

2000年10份，我去北京向政府讲清真相，当时正在前门打坐被前门派出所绑架、送到定兴驻京办事处，被定兴城关镇押回到周家庄计生办洗脑班迫害。押到周家庄已是凌晨3点，屋里早已关了四五十名法轮功学员，都面对墙站军姿，由“610”人员提着棍子看谁站累了动一动上去暴打，杜丘每天折磨法轮

功学员是最卖力的，暴力殴打、手铐吊铐、拳打脚踢、棍棒床板打折、为了达到转化目的、像魔鬼一样疯狂的迫害我长达一个月。因母亲病重，经人担保才允许回家，第五天路西派出所人员闯到我家说是劳教我，当时我在养鸡场，他们又闯到鸡场，我闻讯后被迫流离失所两年。

2004年，因我坚信真、善、忍，被李俊岭、史士科强行绑架到大沟看守所，我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，不放弃信仰遭到野蛮灌食，期间看守所的警察用钳子、螺丝刀撬掉一颗牙，进行野蛮灌食，持续6天才被释放回家。

2005年5月13日，我和学员去看望学员牛会敏，社区办人员突然闯进她家，并打电话叫来政保科张军、李俊岭。他们打晕牛会敏，又打我，并砸毁了家具，抢走了我随身带的一台电脑和同修身上一万多元钱。然后把我和学员强行绑架到公安局。刑讯逼供，打骂侮辱后又被绑架到看守所，强迫放弃修炼法轮功。我绝食抗议看守所警察叫五、六个犯罪人员捏我鼻子强行灌水致使我呛死过去，7天后被“610”警察张军、李俊岭绑架到保定八里庄劳教所。后因身体极度虚弱被劳教所拒收。然后通知家属无条件释放，第二天刚到家，李俊岭就带人闯到我家威胁恐吓，非法搜查。万般无奈我被迫流离失所一年，在这期间我家不断遭到警察骚扰。

2008年正月十三，我们三位法轮功学员在通州盛世家园小区被绑架，并把我們三人绑架到通州派出所非法审讯、逼供，第二天，我们被绑架到通州看守所，在里面遭到打骂、侮辱、戴手铐、脚镣、坐铁椅子等迫害。我绝食抗议7天，遭到野蛮灌食。

后来我又被绑架到999公安医院，衣服全被扒光，戴着手铐脚镣被牢牢固定在床上，插上灌食管、导尿管、吊瓶、999公安警察威胁：再不吃东西导尿管连肠子给你拽出来。迫害半个多月后，我被通州公安局非法劳教两年半，我被转押到北京调遣处。调遣处强迫我写“三书”、强迫放弃信仰，我绝食抗议，再次遭到侮辱野蛮灌食、

不准大小便、剥夺睡眠等折磨，十二个包夹犯人三班倒轮流折磨我长达30天！

北京调遣处向马三家劳教所卖“奴”

有一天，突然紧急集合，狱警高喊：现在进入非常时期！众多狱警戒备森严、手持电棍高喊“低头”，把我推进车里，最后得知，北京调遣处以每人800元将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“卖”给马三家劳教所迫害。

马三家狱警目无法纪、执法犯法、非法使用酷刑、各种刑具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。有一次在食堂，我高喊“法轮大法好”、“信仰无罪”，被好几个犯人暴打拖上楼，姓刘的狱警把我吊铐在厕所窗口用5根电棍长时间电击、侮辱。半个月的吊挂手铐勒进肉里，刺痛无比，无法睡眠，手、脚、腿浮肿。我绝食抗议，姓刘狱警把我铐在铁椅子上、戴上开口器灌食、灌不知名的药，被抬上死人床，绑住手脚，三天后，我的腿就没了知觉。几天后，女所所长苏境又用开口器灌不知名的药，说什么是废功一号药物，连续折磨我7小时，致牙齿掉了两颗。

2008年11月，我被转押到一所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三大队。因为我不转化，狱警苏巨峰、王振宇、秦立、李猛齐上来强行把我铐上桡床，这种酷刑无法用语言形容、能使全身关节脱臼痛苦无比、像五马分尸一样。苏巨峰看我一直挺着，突然用脚猛踩刹在腰间的绳子，我“啊”的一声几乎昏过去，放下后，他们围过来，对我踩胳膊踹腿，嘴里还骂着说“给你松松骨”。之后他们又将我铐上桡床，就这样连续折磨4次后，我全身疼痛无法翻身。

有一次，余江说我不“转化”，对我暴打，致我口鼻喷血，王汉宇等用电棍电击我的手，致使我双腿被电击的感染，余江又把我弄到酷刑室上大挂，还说：你活着出去就不错了。余江以我抗拒改造为名，对我非法加期35天。我历尽九死一生，于二零一零年十月份回家。◇